
《辞海》

(第六版)

指瑕

刘玉柱 孙柏录 著

CIHAI DILIUBAN ZHIXIA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海》

(第六版)

指瑕

刘玉柱 孙柏录 著

CIHAI DILIUBAN ZHIXIA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辞海》(第六版)指瑕 / 刘玉柱, 孙柏录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26-4050-8

I. ①辞… II. ①刘… ②孙… III. ①辞书—研究—中国 IV. ①H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20485 号

《辞海》(第六版)指瑕

刘玉柱 孙柏录 著

责任编辑/张 敏 刘 瑾 装帧设计/姜 明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1 字数 157 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050-8/Z·5

定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66700301

出版说明

《〈辞海〉(第六版)指瑕》，系刘玉柱、孙柏录两位同志对《辞海》(第六版)彩图本内容所提意见的汇集。

2012年，刘、孙二位同志撰写了《〈辞海〉(第六版)指瑕》一文，引起我社的高度重视。随即，我社推荐该文在《辞书研究》第2期上发表。此后，刘、孙二位同志继续对《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的意见进行整理补充，形成了读者面前这本十余万字的书。

我社出版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辞海》的质量，欢迎广大读者对《辞海》进行批评指正。同时，让《辞海》的作者和编辑通过本书了解《辞海》(第六版)的不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全面提升《辞海》(第七版)的编纂质量提供参考。为了尊重作者意愿，体现“文责自负”的原则，除对错别字改正外，对书稿内容(包括引文)和观点一律不作改动。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年6月

前言

辞书既是学习语言文字和科学知识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文化生态的一种重要表征。释疑解惑，以之为师；行文立论，以之为典；辨字正义，以之为准。大力加强辞书建设，提高辞书质量和水平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优秀辞书历经百世仍泽被今人，而劣质辞书不仅影响当代，且会误导后昆。

《辞海》是辞书中的佼佼者，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但爱之弥深，求之愈高。2009年《辞海》第六版彩图本发行以后，笔者翻阅了部分词条，发现其中有不少值得斟酌的地方，遂将其中若干问题，稍加辨析，写成《〈辞海〉〈第六版〉指瑕》一文（以下简称《指瑕》），刊于《辞书研究》2012年第2期。限于篇幅，该文只收录了所发现问题的一小部分。为引起“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集思广益”（《辞书研究》编者按语），现将《指瑕》作为第一篇，未刊发部分作为续篇（包括续一、续二、续三、续四，分别对应《辞海》第一、二、三、四册），汇集成册出版。其中，《指瑕》按问题性质分类叙述；续篇侧重释义，其他方面的问题不一一列出，只是间有提及，因此不再分门别类，基本按音序排列，并在每一词条前注明页码。为更清楚地说明

问题,笔者对某些词条采取了对比分析的方法。相关词条放在一起,作为一组,以每组第一个词条的页码为序,并在每个词条前加注*号。与前条同一页码的,只加*号,省去页码。全书共收录问题词条一千多个,有的词条本身又包含多处不妥。在指出问题的同时,笔者对若干词条应如何释义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然,限于水平,有的问题可能不是问题或有待商榷,唐突之处,尚望《辞海》的编纂者和出版者鉴谅。

二

辞书编纂的诸多环节中,释义是核心。下面笔者拟就释义中一些主要问题按其产生原因作一粗略归类 and 说明。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数学使人严密。”读者可能觉得,本书某些地方有吹毛求疵之嫌,但笔者认为,数学式思维的严谨对于辞书的编纂和修订,也许是有益的。

1. 因对事物本质把握不准确而造成的概念偏差。概念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在人们头脑中的概括反映。《辞海》无论在专门词汇还是普通词汇方面,都有一些概念偏差。例如数学名词直线、射线、法线、球面、曲面、轨迹、斜率、圆锥面、圆锥曲线、无穷大和幂级数等词的释义。其他学科词目也有此情况。如“普通生育率”的释义是指“一年内每千个育龄妇女中的活产婴儿数”,这一释义就偏离了“率”一定是两数之比这一基本概念;把各级各类学校以外的教育机构所举办的教育一律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明显不符。

普通词语亦然。如把“姘居”释为“男女一方或双方有配偶者同第三者同居的行为”,这就把关系搞乱了,到底谁跟谁“同居”,几个人同居?照此释义“姘居”岂不成了“混居”?把“考妣”释为“父母死后的称谓”,举例是“如丧考妣”,这岂不是让已经死去的人再

死一次吗？把“膏”(gào)释为“在车轮或机器上涂油膏”，这就太笼统了。往车子的轮胎或往机座上涂油有用吗？把“抻”释为“用手把物拉长或扯平”，那“腰抻了”怎么解释呢？把“问”释为“有所不知而询于人以求解答”，那老师在课堂上提问如何解释？把“愤怒”释为“当强烈的愿望受到不合理的压抑，尤其是努力追求的目标受到无理的或恶意的阻挠和破坏，从而造成挫折或失败时的情绪体验”，那在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节节败退，期间曾多次“愤怒”，能说他是受到了“不合理的压抑”或“无理的或恶意的阻挠和破坏”吗？

2. 因思虑不周和片面性产生的问题。世界是复杂的，反映世界的语言文字也是复杂的。辞书释义时一定要反复斟酌，深入分析，周密思考，否则就会出毛病。如“厚”的释义是“物体上下两面的距离大”，这就片面了。“厚”怎么就一定是指上下两面的距离大呢？墙和门窗上的玻璃就没有厚薄之分？正确的释义应为：扁平物面积较大的两面之间的距离大。把“端”释为“双手捧物”，举例是“端盘子”，这也太简单化了，一只手就不能端？说馒头“形圆而隆起”，方而隆起就不行吗？说“伯”是“对父辈亲友的通称”，这就更缺少周密思虑了，父辈亲友中有男女老幼，都能称伯？说“荣誉”是“客观评价和主观感受的统一”，这也很难讲得过去。黄继光、董存瑞在牺牲后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但他们哪里还能有主观感受呢？

《辞海》某些词条还存在一些释义不完整的问题，这也与思虑不周和片面性密切相关（当然也有语料占有和生活积累不够等原因）。例如“叮”，《辞海》释义是“指虫类用口器刺人”，这就很不到位了。“刺人”曰“叮”，刺其他动物就不叫“叮”？且有的虫类的口器不能刺人，但也能“叮”，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平反”的释义是“纠正冤屈误判的案件”，而“案件”释为“涉及法律问题，经司法机关立案受理的事件”。“文革”中有很多人受到残酷迫害，但却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后来得到平反昭雪，这又如何解释呢？“手感”的释

义是“用手抚摸时的感觉”，那抓一把粮食知其干湿，握一把棉花知其弹性，凭的不也是“手感”吗？当然，释义的完整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由于有的字、词义项很多，任何辞书释义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完整。笔者所说的完整，是指主要义项和义素的完整。既然收录了某字或某词，它的主要或常用义项就应该收录。《辞海》中有一批军民两用术语如后勤、大队、战略方针、战斗等只作为军事术语释义，特别是把“渡口”释为“供军队渡河使用的工程设施”，这就不妥当了。

3. 因相互关照不够而造成的问题。辞书释义要关照好语言文字彼此之间的联系，使之互相协调，否则就会造成释文本身、释文与举例、释文与引文以及一词与他词的不一致，甚至互相抵牾。比如释“器皿”为“盛食品的用具”，而释“盂”为“盛饮食等的圆口器皿”，于是“痰盂”就成了盛食品的用具；释“潴”为“水停聚”的地方，而《辞海》又收有“尿潴留”，这就不协调了；释“炸”为“把食物放在较多的沸油里煎熟”。而释“煎”为“用少量的油把食物烤熟，使表面变黄”。“煎”本身要求少放油，而在“炸”字释义中又要多放油，岂不令“煎”字左右为难？释“登科”为“考中进士”，在“同年”条却说，“明、清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皆称‘同年’”。这就矛盾了，“乡试”如何能考中进士？在“桂陵”条中说“桂陵”“在今河南长垣西南”，在“桂陵之战”又说“桂陵”在“今河南长垣西北”。南枝北枝，何枝可栖？把“妊娠”释为“人和哺乳动物怀胎的过程”，但在“分娩”条却说“妊娠 28 周以后，有独立存活能力的胎儿及其附属物自子宫内排出的过程”。这就发生了问题，是什么妊娠“28 周以后”分娩，如果是兔子，其下一代的雌兔也该分娩了。还有，“辙”的释义是“车轮碾过的痕迹”，举的例子是“涸辙之鲋”，而“痕迹”的释义为“印记；迹象”。这就造成了词间不协和义例不协。试想如果“辙”只是“车轮碾过的痕迹”而无凹陷（像现在沥青路或水泥路上的车辙那样），那如何能有“涸辙之鲋”呢？

4. 因沿袭传统而产生的问题。新版《辞海》释文的内容,大部分是老版延续下来的,这使得新版《辞海》在继承老版精华和特色的同时,也把老版的部分问题延续了下来。也就是说,新版《辞海》中有些问题是因沿袭传统甚至是由于泥古而造成的。比如“贩”字,释义是“贱买而贵卖”,这就是照搬《说文解字》“买贱卖贵”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倘真的如此,那还要一个“赔”字干什么?市场是变化的,有时变化非常之快,有谁能保证买进的东西一定能以比原价高的价格卖出去?何况有时候,买进的货物,因不能及时卖出,还可能损坏变质或过了时令,那就更得贱价卖出了。像月饼,过了八月十五不贱卖能行吗?再比如“推”和“拉”,这两个字的释义,《说文解字》没有说清楚。书中说:“拉,摧也”;“摧,挤也”;“推,排也”;“排,挤也”。转了一圈,其结果,“拉”和“推”走到了一起,变成了同义(均同“挤”)。《辞海》的释义分别是,“拉”:“②用力使物体朝着用力的方向或跟着自己移动。如:拉锯;拉纤。刘禹锡《花下醉中联句》:‘谁能拉花住,争换得春回。’”“推”:“①从物体后面加力,使它向前运动”。这是传统的说法,几部常用辞书大体上都是这样说的。仔细分析起来,这样的释义是不准确的。“拉”的释义是使物体“移动”,那斜拉桥谁还敢上?实际上,“拉”有时是“使动”,有时是“使静”。其例句中的“拉”就是要拉住。“推”也不一定是“从物体后面加力”,比如在他的前胸推了一把,使他后退了两三步。这里的关键是没有搞明白“前”、“后”是以什么为基准确定的。当然,由于有外力作用于该物体,还有拉而不动、推而不动甚至是向与推力和拉力相反的方向移动的情形,后文对此有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细说了。

5. 因误用“同”字而产生的问题。《辞海》在释义中用了很多“同”字。“同”者,一样也。两个字(词),只要其间用了“同”字,按理说就是完全一样,在使用中可以互易。且“同”字有传递性,如a同b,b又同c,则必有a同c。如a只有一读一义,b有多读多义,

则 a 不可能同 b,但《辞海》中违反上述原则的例子很多。这就必然会造成语言上的混乱。例如“陇种”条说“同‘龙钟’。摧毁溃败貌。”但“龙钟”的释义为:“① 衰老貌;行动不灵活”、“② 潦倒貌”、“③ 泪流貌”。两词的释义毫无共同之处,怎么能“同”呢?“忭”:“① 同‘豫’。喜悦”。但“豫”有十义,“同”其哪一个?倘同豫④,即“厌烦”,那还能“喜悦”起来吗?因此,这里必须注明“同豫①”。再比如“猗移”“同‘逶迤’。委曲顺从貌。”而“逶迤”又同“逶迤”。由此推断“逶迤”必同“猗移”,但“逶迤”有两义,一是“斜行;曲折前进”;二是“道路、山脉、河流等弯弯曲曲延续不绝的样子”。这同“猗移”也毫无共同之处。“憯怛”同“惨怛”,但前者意为“忧伤;痛悼”,后者意为“忧伤;伤痛”。“痛悼”即沉痛哀悼,同“伤痛”怎么能“同”呢?“闵③”亦作“悯”,释义为“病困;凶丧”。但“悯”的释义为“怜悯”、“忧郁”。此两字之间能说“亦作”吗?

6. 因没有跟上变化了的新形势而造成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语言文字也必然要发生变化。《辞海》的某些词条释义由于没有跟上语言文字发展变化的新形势,造成释义落后于时代。比如在“投资”、“股份”和“股东”等词的释义中,均没有考虑知识产权的成分;在“影视”相关的词汇中只说电影,而忽略了电视;在“船”和“艘”的释义中只提作为水上交通工具的“船”,而没有顾及“飞船”;山东工程学院早在 1998 年就取消了建制,《辞海》在“淄博”条中仍说“有山东工程学院等高等学校”;对食品污染的释义是:“食品及其原料在生产、加工、储存、运输和销售过程中,混入了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造成的污染”。这就与当前食品污染的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了。对当前食品污染的严重状况表述不到位,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见 109 页)。

7. 因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意识不强而造成的问题。加强环境保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辞海》涉及这方

面的词条不多,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例如“熊白”条说,熊白是“熊背上的白脂,珍味之一”。“熊掌”条说,熊掌是“一种珍贵的食品”。又专列“猩唇”词条,并称“后世列为八珍之一”。黑熊和棕熊均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猩猩是珍稀动物之一,在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大力保护野生动物的今天,这种说法无疑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塑料”条只提“可作各种日用品”,不提由于塑料袋的广泛使用而造成严重的白色污染,对其使用要加以限制;“围海工程”、“围海造地”条,只讲其利,不讲其可能破坏生态平衡之害,必须严加控制等内容;“原子核反应堆”条只讲其用,不提核安全;“脱硫”条不提燃煤大户的电厂脱硫等等,都是重大缺失。

8. 因疏忽大意而产生的问题。辞书的特殊功能对辞书的编纂、印刷和校对的缜密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辞海》在释文中由于疏忽大意,导致了一些数字、文字和表述错误。如将明孝陵的前后纵深误为2 600千米,扩大了一千倍,这就超过了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把已发现的小行星数量误为4 280颗,比已获永久编号的小行星159 366颗还少得多。在附图中把清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误为“蒲松林”,把向风群岛上的“多米尼克”误为“多米尼加”(一字之差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这就有伤大雅了。在“发生定义”中说:“圆是由平面上绕一定点作等距离运动而形成的封闭曲线。”显然这句话中缺“运动”的主体。应在“平面上”后加“一点”(或一动点)。没有这“一点”,就差之千里了。

三

关于《辞海》的编纂和勘误,有几个具体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1. 关于《辞海》的勘误。据悉,《辞海》第6版在不同印次的印刷过程中,随时改正已发现的错误,这种知错必改的精神固然可

嘉,但这种悄悄改正的办法也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购买该书此前印次的读者怎么办?而且在今后的一两年内,还会陆续发现一些新的问题,两者合在一起,为数不少,俟下次修订时再作修改,是不是太晚了?还有,由于规模较大,《辞海》的售价不菲,很多读者购买后不是仅仅使用一个修订周期,于是这些问题将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对此《辞海》的出版者应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拿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辞海》“勘误”条说:“书刊出版后,因文字、图画和内容发生差错而进行的校订更正工作。一般用‘更正’或‘勘误表’等方式通知读者。”《辞海》自己这样说了,实际上也是一种承诺,要不要这样做,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大问题。

2. 关于选词问题。选词是辞书编纂的一个重要环节,本书对此未作深入探究,只在个别地方偶尔提到。笔者认为,有些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芯片”、“遐迩”和“三年困难时期”等不收是不妥的。在科技词汇的选收方面,也需进一步斟酌。特别是收入的某些自然科学词汇,给人的感觉是,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看了没有用。比如某些数学词汇,即使学过大学的高等数学课程,也还是弄不明白释义是什么意思(这当然与如何释义也有一定关系)。类似这样的词汇,可否放到更专门的辞书中去?还有一个问题是,新时期以来到十八大召开以前,共召开过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其中十四大到十七大报告的题目均收为词条,但十二大、十三大报告的题目未收,何故?

3. 关于“文革”中一些人被迫害致死写不写的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红军中的一些将士,冲锋陷阵,擎旗斩将,立下了赫赫战功,却在当年的“肃反”中被错杀,令人深为痛惜。对此,《辞海》在相应条目中均如实写明在“肃反”中被错杀,且后来给予平反。几十年之后,在“文革”期间,又有许多人包括一些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卓越贡献者被迫害致死,同样令人深为痛惜。但《辞海》除在极少数人的介绍中写明“被迫害致死”

外,对大多数人均未注明死因。对此究竟该不该写,怎样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应当站在正视历史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高度,并参照前者的做法,慎重加以考虑。

4. 关于姓氏问题。《中国姓氏大辞典》收有姓氏 23 813 个,其中单姓 6 931 个。有一些在常人看起来不好听或要避讳的字,如狗、驴、鳖、屎、尿、粪、死、亡等均在其中。《辞海》对有些少见的姓氏用字如高、𠂔、父、冏等未予收录,而在收入的某些字的释义最后注明“姓”字。但对很多可作姓氏的字未加注明。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决定取舍的原则是什么? 如果以该姓人数多少或知名度为准,则缺乏统计数据支持,且有姓氏歧视之嫌,也与读者需要相悖,因为越是生僻的姓氏越需要收录并加注,以备存查。这一问题语文辞书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更应当引起重视。如何解决,需要深入研究。

5. 关于辞书间字形和读音不合的问题。辞书各有定位,各具特色,内容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对收录的共同的字而言,其字形和读音必须统一。现实的情况是,常用辞书例如《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之间,在字形和读音方面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地方,这就令读者为难了,也必然会给语言文字的使用带来混乱。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指瑕》中列举了一些,此处不再重复。还有一些常见字如槟、戛、嗨、嘍、焯、呵、臭、喀、孛、嘞、咧、搂、噢、欸、嗽等,情况也是这样。其中“呵”字,《辞海》有 a、hā、hē、kē 四读,《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只有 hē、kē 两读,而《现代汉语词典》有 ā、á、ǎ、à、a、hē、kē 七读,差别甚大。再如“嗽”字,《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收有 ōu、óu、ǒu、òu 四读,而《辞海》却根本不予收录。对此,希望有关机构予以重视,组织力量,认真研究,统筹解决。

《辞海》的编纂和修订,是一件极其艰苦细致的工作,许多专

家、学者为此呕心沥血,孜孜矻矻,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因《辞海》规模较大,涉及的学科领域极为广泛,存在一些问题,实属难免。给它提意见、挑毛病,为的是让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修订过程,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少数人悄悄地做,一种是多数人大张旗鼓地做。显然,后者的效果要比前者好。借此机会,笔者冒昧地提出两点想法:一是恳望能把《辞海》的修订列为国家重点文化建设项目,给予更大支持。二是恳望有一个权威机构(如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某个领导机构,中共上海市委)牵头,在充分发挥《辞海》编委会原班人马作用的基础上,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以及社会各界各行业有志于此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并组织有关媒体积极参与,大家共同努力,紧密配合,以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精神,把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做好。

衷心希望更高水准的《辞海》早日问世。

夏虫语冰,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二〇一三年一月于

山东大学

《辞海》目 录

《辞海》(第六版)指瑕	1
续一	20
续二	47
续三	85
续四	132
参考文献	181
后记	183

准确性、完整性和协调性是辞书释义的基本要求,是辞书质量的基本体现。本文以列举《辞海》在这三方面的瑕疵为主,同时涉及数字、文字、语法、标点符号和字体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辞海》(第六版)指瑕*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媒介,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辞典是学习语言文字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大力加强辞典建设,促进语言文字水平的提高,不仅是加强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而且对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辞海》自第二版出版以来,深受读者欢迎,各种版本累计发行近六百万套,学科的分册发行上千万册,为提高读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很大影响。《辞海》也因此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辞海》(第六版)又在原有基础上,做了大量修订,进一步扩大了容量。其彩图本(以下除特别注明外,皆简称《辞海》)图文并茂,印刷精美。但遗憾的是,或许是由于时间仓促,未及深稽博考、仔细推敲,部分内容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的是明显的硬伤。

准确性、完整性和协调性是辞书释义的基本要求,是辞书质量的根本体现。本文以列举《辞海》在这三方面的瑕疵为主,同时涉及数字、文字、语法、标点符号和体例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 此文原刊于《辞书研究》2012年第2期。

一、释义不准确

(一) 普通词汇

插足：“比喻参与某种活动。如：第三者插足……”“第三者插足”有特定含义，不能说是“参与某种活动”。

厚：“① 物体上下两面的距离大。”这种解释有失周密。为什么一定是“上下两面的距离”呢？建筑物的墙体、门窗上的玻璃等等也有厚薄之分，但却不是指“上下两面的距离”大小。

开除：“② 将成员除名使退出集体。”《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以下简称《现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1版（以下简称《现规》）、《汉语大词典》“开除”条释义与此类似，但此说不对。“开除”与“除名”有本质区别。开除是纪律处分的最高等级，而“除名”只是单位或组织将其成员从名籍中除掉。“除名”不一定是处分。

啃：“① 用牙齿剥食坚硬的东西。如：啃骨头……”“啃骨头”不是“剥食坚硬的东西”，而是剥食骨头上的肉、皮或筋等附着物。“啃”也不一定是为了“食”。如把苹果皮啃下来，不是为“食”苹果皮；啮齿动物啃木头也不是为了“食”，而是为了磨牙。

拉：“② 用力使物体朝着用力的方向或跟着自己移动。”几部常用词典也都作如是解。若果真如此，那斜拉桥谁还敢上？实际上，“拉”有时不是为了使物体“移动”，而是为了把物体固定住。如斜拉桥；把牲口拉住，别让它跑了。而且当物体除了拉力之外还有其他力作用其上时，“拉”也不一定能“使物体朝着用力的方向或跟着自己移动”，这要看作用于该物体上诸力（包括拉力）的合力的方向如何。

姘居：“男女一方或双方有配偶者同第三者同居的行为。”对